

JIYIDETIANTANG

记忆的天堂

记忆

所以是一个牢笼

天堂是牢笼以外的天空

长篇小说
常青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记忆的天堂

常青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忆的天堂:谨以此书献给全国六千万残疾人/常青著.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5. 8

ISBN 7-5087-0616-1

I. 记... II. 常...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5582 号

书 名:记忆的天堂

著 者:常 青

责任编辑:薛丽仙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66026804 电传:66051713 邮购部:66060275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山东滨州汇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8.5

字 数:210 千字

版 次: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087-0616-1/I·181

定 价:17.00 元

序 言

翻开《记忆的天堂》这部书稿,我非常感动,本书的作者常青是一个美丽的残疾女孩儿。那天我看到她的照片就被她的纯净打动了,她站在一片蔚蓝之中,脸上是一抹恬静的微笑,她的眼睛很清澈,修长的双臂背在身后,很挺拔的样子。于是我能觉出这是一个很自信,而且很有抱负的女孩子。读完书稿,我印证了自己的猜想,她果然很有才情,而且是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从小说的女主人公身上可以看到她的影子,主人公是一个部队的舞蹈演员,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不幸伤残了,成了一个只能坐在轮椅上的人。她如同一只折断翅膀的鸟,再也飞不上蓝天了。因此她的一生注定跌宕起伏,带有悲剧的色彩。而小说中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会让人更加关注和同情。一个舞蹈演员再也不能站立了,失去了自由的舞台,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不幸呢?

常青也是不幸的,她是脑瘫患者,这种病使人非常痛苦,由于小脑共济失调,患者的肢体总是不自主地运动,因此做任何事都要以极大的意志力控制这种运动。对常青来说能够正常地生活着已经很难了,而要进行文学创作是多么困难啊!脑瘫患者有时为了写一个字,就要比健康人付出向倍的努力。所以,常青能够完成这部长篇小说,首先是她顽强的毅力感动了我。今天纷杂浮躁的社会生活已经让一些从事文本创作的人失去了激情和想像力,能够认真坐下来读书不容易,能够认真写作更不容易,外面的诱惑太多了。但是常青却在这喧嚣中保持一份静宁的心态,她铺开了自己的生活现卷,放飞自己的想像,沉稳而坚定地写着,一页又一页,塑造着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两年过去,就有了这样一部长篇小说。我在这里解释自己被感动的原因,是因为常青的坚强的意

志力和她对美的执著追求。在我看来,她写作的本身意义也许要大于这本作品。这个时代太需要一种精神了,而向上的精神是创造一切美好事物的原动力。

《记忆的天堂》是一部描写残疾人的作品。作者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描述了主人公艺茹伤残后的经历,她从一个舞蹈演员突然变成一个只能终生与伤痛相伴的人,内心必然会承受巨大的痛苦,面对残疾和因此失去的恋人,她曾感到失望无助,甚至绝望。我想,每个残疾女性面对生活都会经历剧烈的内心挣扎,尤其是对爱情的追求。也许健康人并不了解,残疾女性的内心世界多么美丽,那种对美好情感的向往其实是一种精神代偿,在如梦的想像中,身体和精神的痛苦往往会缩小,在美的追求中,很多人甚至会忘记自己的残疾。我曾说过,越是被禁锢的心灵,它的翅膀就会飞得越高。读这部作品不难看出,常青倾注了真情实感。要打动人就必须用真情实感,这也是这部长篇小说的魅力所在,书中的每个人物就仿佛在我们的身边。

主人公最终从残疾的阴影中走出来,一步步走向自己新的梦想。这是很多残疾人的真实写照,经历了内心的矛盾冲突和不屈的奋斗之后,他们的精神得到升华,于是就更加珍惜生活,珍惜生命。虽然,这本小说的架构很简单,故事情节也没有太多起伏,但这正是很多残疾人真实的生活状态。平凡的故事往往更能打动人,而长篇小说就是故事的载体。值得称道的是,常青的文学语言朴实生动,清新自然,没有刻意的雕琢。她用女性的娓娓道来的叙事风格,流畅地完成了写作。相信读者一定会喜欢这本书,也一定会喜欢这本书的作者——坚强的女孩儿常青!

张海迪

2005年7月26日于济南

落日西沉，夕阳的余晖依然在天边跳动，将似棉似浪的云染成了火红火红的霞。

当路边的第一片枯叶飘到人们脚下，恍然间，意识到，秋天已悄无声息地来临。于是，一缕秋风夹杂着一丝凉意透过层层热气吹到人们身上，好舒服，久违的感觉！

这是一个初秋的平常的夜晚。在这条繁华的商业街上早已是车水马龙。上班族，都在这时加足了马力行色匆匆地往家赶。

街市上的霓虹灯亮起来了，把路边的高大建筑里里外外衬得金碧辉煌。汽车的马达声、人们的叫卖声、商场超市放出的音响声，各种各样的声音汇在一起，演奏出了一曲“大路交响曲”。好不热闹！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每天都在上演无数的故事。故事演多了，自然就有看烦了，听腻了的时候。于是，人们心中便多了一丝浮华少了些许感动。但在这越来越物质化的城市里，在越来越浮华的尘世背后，依然盼望着有一块属于心灵的净土，依然盼望着感动人或是被感动，给喧嚣的都市带来片刻的清凉和宁静。

或许，人们谁也没有察觉，在这条街上，就在这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有一位姑娘经常在这儿路过，通常几个人在马路的某个路口各奔东西。姑娘总是穿着一身合身的军装，军帽下是一头长长的黑发和一张俊俏的脸庞。骑一辆白色的自行车，嘴里哼着小曲，像一条快活的小鱼，穿过繁华的市区回家。她看上去总是那么快乐，有活力。

她是一个生活在这个城市之中却游离于城市喧嚣之外的都市女孩。生活道路的平坦和顺心，注定了她性格中的活泼、开朗和单纯。她总是喜欢把所有的事情看得很简单，在她的观念里，世界原

本很简单,只不过有时候人为地把很多问题复杂化了。

所以,她是快乐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虽然每天的排练、演出很苦很累,但长期以来苦和累已经成了她生活中的习惯,磨炼了她坚韧、吃苦、耐劳的性格。更何况,生活上,有疼她爱她的父母和男友,不,现在的男友叫未婚夫应该更合适一些,因为他们正打算着结婚。事业上,有她钟爱的舞蹈,而且,她还有许许多多的梦想。她相信它们就在前方不远处,只要不放弃,总会实现的。

还有什么不快乐的呢?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难题、烦恼、疙瘩,依照她的性格和对待生活的态度,又能算得了什么呢?很快便烟消云散了。

今天,不,已经十几天了,一直没有看到她在这条街上路过。看得出来,这些天,对于她的缺席,人们并没有察觉。她仅仅是这条路上的匆匆过客而已,瞬间地来又瞬间地离去,谁会留意?不过,明天出版的本市晚报上的一则短短的消息,或许会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我市优秀的舞蹈演员何艺茹小姐在下部队慰问演出中不幸摔成重伤。现正在医院抢救……”

市立医院手术室门口。

艺茹一进医院就被抬进手术室,看样子伤势很严重。

手术室门口站满了人。他们焦急地等待着,从下午到现在。夜已深了,没有人说话,更没有人离开。艺茹到底是死是活,还是落下个残疾,大家心里还没个准数。

其中,有两位是艺茹的父母,一对五十多岁的中年人。

母亲佩文被两个人搀扶着坐在椅子上。面色苍白,无精打采地闭着眼睛,消瘦的身体像散了架似的靠在另一个人身上,心里不停地叨念着:“老天保佑我的小茹没事,保佑我的小茹没事,平安无事……”

父亲老何,一个高大魁梧的机关干部,方正的脸庞,高高的鼻梁,他曾是一位军人,平日里,大大的眼睛里依然寻得见中国军人

的那份刚直与坚毅。然而此刻，军人的威猛与坚毅似乎完全在他眼中和身上消失，像一个受了惊吓的孩子，抱着头蜷缩在墙角里，脸埋得很深，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滴落在地上。

寂静，寂静的几乎可以听到人们的心跳！时间就在这沉闷的几乎让人窒息的寂静中一分一秒地流过。

午夜时分，手术依然进行。人们再也沉不住气了，扒在门缝上向里张望，盼着门开，又不希望门开。就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焦急地等待，等待……

突然，手术室的门一动，陈大夫像一道白色的闪电，从门缝里挤了出来。人们的眼前顿时一亮，条件反射似地迎了上去，想尽快知道陈大夫带出来的或悲或喜的消息。

陈大夫摘下口罩，眼睛通红，疲惫的脸上看不到一丝一毫的表情。有意躲开人们目光，很疲倦地说道：“病人的家属，请到办公室来一下。”

佩文和老何紧随其后来到了办公室，同时进来的还有王团长和艺茹的几个战友。

陈大夫在办公桌前坐下，脸上依然看不清什么表情。佩文一进门便迫不及待地问：“陈大夫，小茹她怎么样了？手术还顺利吗？”

“杨大夫，不要着急，”陈大夫满是疲倦的脸上终于挤出一丝笑意，“手术很顺利，已经没有了生命危险。只是有个现实必须待接受，病人伤势过重，加上又耽搁了一段时间，恐怕……”

陈大夫的话就像人们脸上的晴雨表，先是紧皱的眉头稍稍有些舒展，然后又是一脸紧张地盯着陈大夫的脸大气不敢出一声。

“恐怕什么？”佩文呼吸急促，如急似火地盯住陈大夫，在他的脸上寻找哪怕是一丁点儿乐观的希望。

“恐怕，恐怕是要下肢瘫痪了。”

“你说什么？”老何没听清楚似的向前迈了一大步，凑到陈大

夫跟前弯着腰问。

“陈大夫，小茹是舞蹈演员，你是知道的。她绝对不可以没有腿！求你一定要把她的腿治好！一定想办法把她的腿治好！求求你了……”佩文哭了，泪流满面，“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失掉理智似的。

“佩文，阿姨，有话好好说。”大家凑上去，把她扶起来。

“她的脊椎受损很严重，不过，高位截瘫的可能性不大。十天之后我们还要请国内最好的神经外科专家再做一次手术”。陈大夫说着，拿过艺茹的片子，递向了佩文。

没等接过片子，佩文的眼前突然一片模糊，头晕得厉害，陈大夫看到佩文不舒服，一边站起来，一边说道：“杨医生不舒服，快扶住她！”之后，佩文便没了知觉。

“快抬到床上！”

陈大夫仔细地给她检查了一遍：“没关系，可能是有点儿低血糖，又加上太着急，太难过，休息一下就没事了。醒了之后，赶快给她吃点东西。”王团长转过头，对刘伟说：“小刘，快去买点儿点心过来。”

“嗯。”刘伟答应着，跑了出去。

于是，大家悄悄地走了出来，又悄悄关上门。到了走廊，陈大夫有些无奈地对老何说：“我们真的尽力了。”

“我知道……”老何拉着陈大夫的手，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活着就好，活着就好。”说着便有气无力地靠在了墙上。

“老何，何伯伯，你没事吧？”大家想要去扶住他。

“没事。”老何冲大家挥了挥手，“时候不早了，都回去吧，都回去吧。”

大家伙在老何的劝说下一个个离去了。最后，走廊里只剩下老何跟王团长两个人。许久，王团长很惋惜，很难过地对老何说：“都怪我，没能照顾好她，多好的演员，多好的孩子……”

“什么都别说了。”老何转过身，倒吸了一口气，极力忍着眼中的泪水说：“不早了，回去吧。”

“你自己行吗？”

“行，没事，你走吧，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去做。”老何一边说一边往外推王团长。

“过一会儿小刘送饭过来，你吃点东西，也回家歇歇吧。”

“嗯。”

老何并没有回家，坐在走廊里的椅子上迷迷糊糊到了天亮。他站起来悄悄进了佩文的房间。

看到她还没醒，正想往外走，佩文叫住了他。

“醒了？”老何走到床边，摸了摸她的额头，问，“感觉怎么样？”佩文突然记起了昨夜的事情，猛地坐起来，抓住老何的衣服，问，“小茹呢？她怎么样了？我要去看她！”话还没说完，佩文一跃跳下床，没顾得上穿鞋就往外跑。

老何一把扯住她，将她按在了床上，“急什么？小茹的病情现在已经稳定了。昨天晚上你晕过去了，知不知道？来，咱们先吃点东西。”

佩文一把抓住老何的胳膊，惊恐地望着他，语调颤抖地问他：“小茹的腿是不是不行了？告诉我，是不是？”佩文近乎逼供似的追问，反倒使老何的心中更加慌乱，更加难过。他错过头，有意避开佩文惊恐的目光，没有直接回答她，“你是医生，应该比谁都更清楚。”

“我不相信也不敢相信，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突然就成了这样？小茹还年轻，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我受不了了，真的受不了了！”佩文躺在床上，失去了理智，厮扯着床单，泪水和床单糅合在了一起。

老何没说什么，脚步沉重地走到窗前，用力一拉窗帘，阳光照了进来，屋里亮敞了许多。呆呆地站在窗前，身后是佩文撕心裂肺

的哭声。蓦地，他转过身，大步走到佩文跟前，目光中又重现了往日的坚毅。拉着佩文的一只胳膊，把她从床上拉了起来，很生气地冲她大声嚷道：“哭！哭有什么用！不管你愿不愿承认，敢不敢承认，都得承认！不管你受得了受不了，都得受！这是事实，懂吗？事实！”老何故意把“事实”二字说得很重，他希望能唤醒佩文，让她不要再抱什么幻想，尽快接受艺茹致残的现实。

“这是事实，事实，事实……”佩文止住了哭泣，愣愣地坐在床上，心里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事实”二字，这两个字就像两块砖重重地砸在她的心上。是啊，这是事实，是她必须面对和接受的事实！也许，从今以后，女儿残了，再也不是那个活蹦乱跳的小茹了。她必须在生活中真真实实地面对一个残疾女儿，不管是心理上的，还是身体上的残疾的女儿！

老何在床边坐下，握住佩文的手，手冰凉。语气温和了许多，对她说：“我差不多想了整整一夜，起初我也不敢承认小茹致残的现实，太突然了。但事实已经是这样了，不承认又有什么用？不妨这样想想，小茹没有在这次事故中死去，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我们并没有失去这个女儿。只要活着，就会有希望，我们一定要坚强，一定！”

佩文紧紧握着老何的手，点了点头，又重重地叹了口气，“最倒霉的就是我们家小茹了，不知道这孩子能不能闯过这一关。”

“能，一定能。相信小茹是一个坚强的孩子。再说，有我们在，只要我们大家不松劲，她也一定会好起来的。相信她！”

“作为一个医生，见惯了生生死死，总以为自己的内心是很坚强的，没想到灾难降到自己头上了，竟然这样不堪一击！老何，我会坚强起来的……告诉小雪了吗？”

“告诉了。她说安排一下工作很快就回来。”

“咳！毕业两年了，刚在上海找到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

“我也告诉林峰了。他正在出差，说尽快赶回来。”

一听到老何提到林峰，佩文警觉地抬起头，看着老何，“也不知道林峰这孩子能不能同小茹一起闯过这一关。”

“好了，现在就别想那么多了，一切顺其自然吧。我们吃饭去。”

匆匆吃了点饭，他们去了神经外科主任办公室，仔细看了艺茹的病历和片子，详细询问了艺茹的情况和治疗方案。艺茹的伤势比佩文想象的还要糟。是的，治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错了。从办公室出来，佩文对老何说：“你一夜没睡，回去休息一下吧。”

“你行吗？”

“行。”

老何走后，佩文来到了监护室。艺茹躺在各种各样的检测器中间，身上缠着绷带，已经不用氧气了，吊瓶中的药水一滴一滴地流入她的血管。佩文慢慢地在艺茹的病床前坐下，轻轻地撩了撩散落在艺茹额前的头发，望着那张苍白的、见不着一丝血色的脸，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揪心的痛。她宁愿艺茹就这样安安稳稳地睡着，活在从前的梦中。她也宁肯替女儿去忍受这样的病痛和不幸。小茹还那么年轻，又是一位舞蹈演员，这可怎么办？怎么办呀！

佩文低着头，一只手放在太阳穴上，她要好好想想，好好理一理头绪。因为她必须尽快地、彻底地接受这个现实。

护士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不知坐了多久，忽然觉得有人拍她的肩膀。回头一看，是一位陌生的姑娘，年龄与艺茹相仿，手里拿着一束鲜花。姑娘冲佩文微微一笑，佩文问：“你是小茹的朋友？”

“不，阿姨，我只是何老师的观众，看过她的舞蹈，很喜欢。今天听说她出事了，顺便来看看她。”

“谢谢，谢谢。”

“您是她母亲吧？”佩文点了点头。

“严重吗？”

“还好，现在病情已经控制住了，不会再有危险。”

姑娘眼中露出一丝光亮，扒在床边上看了看艺茹，很有信心地说：“那就好，那就好，何老师，那么优秀的舞者，一定会好起来的。”

佩文重重地叹了口气，说：“是的，会好起来的。”

“阿姨，我还有事，改天我再来看她。”

下午，又来了很多人，有艺茹的战友，艺茹的同学、朋友，还有许多是艺茹并不认识的观众。他们为艺茹带来了鲜花和营养品，同时也带来了对艺茹的关心、安慰和祝福。

望着满屋子的鲜花和写在卡片上的祝福，佩文和老何的心里生出一种莫大的安慰。伤病中的小茹其实并不孤单，她有那么多喜欢她关心她的朋友、战友和观众。小茹，快快醒过来吧，睁开眼睛看看这满屋子的鲜花和这么多人对你的关心、祝福，一定会好起来的。

二

傍晚。林峰来了，背着一个人大的旅行包，气喘吁吁地闯进了艺茹的病房。

林峰的长相与艺茹相比似乎逊色了几分：中等身材，略微有点发胖，圆脸，戴着一副黑边的近视镜，一看就像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但人还算精神。他现在是一家广告公司策划部经理。当初，艺茹在众多追求者中选择了她，其实就是看中了他老实、厚道的性格和他的才气。一个女人，究竟图男人什么呢？不就是他的才气与品质吗？艺茹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她认为爱情就是生活，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相互托付一辈子。

作为林峰，艺茹的美丽，艺茹的良好艺术气质和修养，使他的男人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再加上艺茹的善良和她那么好的性

格，他坚信，她就是 he 这一辈子最爱的女孩，他把她视为自己的掌上明珠，天空中最亮的星星，不让她受一丁点委屈。他原以为他们就这样平静地、幸福地走下去，直至白发苍苍。可是，眼前这位 he 最爱的女孩却躺在了病床上，浑身缠满了绷带，输着液，安静地熟睡着，在这满是鲜花的病房中，做着 she 平日里最爱做的美丽的梦。

林峰握住艺茹的一只手，手中传来了她的体温。他仔细地端详着那张熟悉的脸，依然安详，依然美丽。白皙的皮肤，弯弯细细的眉毛下面是一双紧紧闭着的大眼睛，高翘的鼻子，樱桃似的嘴唇，她似乎有一种东方女孩的天然的美，端庄、秀丽，又不乏朝气。就是这张脸，曾经在面前毫无顾忌地哭过、笑过、生气过，但无论它做出任何表情，在他眼中它都是美丽的、可爱的。艺茹就像他的天使，照亮了他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本来，艺茹这次下部队，林峰是不想让她去的，他们打算结婚，需要买房子。前些天，林峰正好看中了一套房，打算同艺茹一起去看看，商议买房子的事，可艺茹却坚决要去下部队，她说作为部队的一名文艺战士，下部队为战士服务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她怎么可以随便不去？买房子的事，等她回来再说。林峰拗不过她，只好让她去了。可是现在她回来了，却……想到这里，林峰一阵懊悔，不愿再往下想了。下意识地意识到他要去问医生，他要知道艺茹的病情到底怎么样了。松开艺茹的手就向外跑。正在这时，佩文推门走了进来。

“林峰，你来了？”

“艺茹到底怎么样了？很严重吗？”佩文叹了口气，把林峰拉出了病房。“手术很顺利，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十天之后还要做一次大手术。只是恐怕以后……”佩文不想对林峰隐瞒什么，她想把艺茹致残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但话已至此，还是卡住了。

“恐怕什么？”林峰的眼瞪得大大的，看着佩文，急切地等待着

她把话说下去。

“她的腿不行了。”

“莫非，瘫……瘫了……”林峰愣愣地站在那里，说话结巴了。

佩文点了点头，“还好不是高位截瘫。”

“有法治吗？”

佩文很无奈地摇了摇头。“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康复训练，但效果不大。”

林峰没了言语，站在那里目光呆滞，好像全身失去了知觉。心里只在重复一句话：“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这样的结果谁都不愿承认，可是事实已经是这样了，我们只能接受。”

林峰双腿发软，重重地靠在了墙上，仰着头，脸色很难看。

“小峰，不舒服吗？”佩文扶了扶他，“刚出差回来，很累的，回去休息吧。这儿有我和你伯伯。”

头昏沉沉的，一会儿像灌了铅似的重，一会儿又像充足了气的气球，快要炸开了。林峰踉踉跄跄地跑到医院大门口，望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竟不知何去何从。毫无意识，毫无目的地选了一个方向勉强向前走去。初秋的夜晚已夹杂着几分袭人的凉意，天阴沉沉的，天空中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一堆堆乌云堆在空中，随风移动。马路上一排排昏黄的灯光像一条条长龙，一直伸向远方。他就顺着这条长龙一直向前走。

走到夜市，迎接他的是一片热闹与繁华。他的周围，各种各样的叫卖声、吵闹声、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但外界的一切似乎都与他隔绝了，而此时的他就像陷入了巨大的，不着边际的泥潭，外界的一切都不再与他相干。相反，越是在热闹繁华的地方，他的心里就越烦越乱，好像所有人都跟他作对似的。

不知不觉，到了海边。此时，海上已是一片漆黑，只有那年年岁岁矗立在海上的指引航向的灯塔，依然亮着，发出明亮的光芒。

海似乎睡去，只剩下永无停息的涛声和海鸥的声声哀鸣。

艺茹喜欢海，所以，有时间的时候他们经常到这儿散步。四年来，沙滩上留下了他们无数的脚印，大海珍藏了他们数不清的欢声笑语。他们在沙滩上玩耍、嬉戏，艺茹笑得是那么开心，就像天真无邪的孩子。玩累了，他们就依偎着坐在沙滩上，望着眼前无尽的大海和天空，遥想将来，一直想到他们老了，也像现在这样，坐在海边，听潮声，看夕阳，回忆往事。那些失去了的美好片段，他不敢再往下想。艺茹现在躺在医院里，身上缠满了绷带，昏迷着。或许，她再也不能陪他看海，再也听不到她孩子般的爽朗的笑声，再也不能……他流着泪，狂奔向大海，凉凉的海水浸透了他的鞋子和袜子。站在水中，冲着大海狂喊：“何艺茹，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为什么不讲信用？太狠心了，你！”

与海对话，海没有回声，更没有共鸣，只有永不停息的潮声和海鸟的一声声哀鸣……他心中升起了一阵莫名的悔恨和失望，一屁股坐在了沙滩上，束手无策！

他坐在那里，无论眼睛望向何处，总是一片漆黑。无边无际的墨一样的黑暗！从来不曾注意到，夜竟是如此黑暗，黑的让人透不过气来，黑的叫人恐怖！今夜，这样一个漆黑的夜，他将铭记一生！

他迫使自己接受艺茹致残的现实，可是又叫他怎么才能接受！

眼看着就要到手的幸福就这样泡汤了，他怨恨，怨艺茹当时为什么不听他的话，非去不可。他悔恨，恨自己当时为什么没能把她留下来。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他多希望这是一场梦，一觉醒来，又回到从前。

他怨恨着，矛盾着，遗憾着，恼怒着，各种复杂的情绪纠缠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不知不觉，已到深夜。夜风袭来，透心的凉。

到了家门口，屋里灯还亮着，他的母亲秀梅还没有睡，正着急地等他回来。

“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秀梅听到儿子回来了，警觉地

抬起头,看着林峰,问。

林峰关上门,无精打采地往屋走,进了屋,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对于秀梅的问话他似乎一点没听见。秀梅看到林峰这副模样,感觉出了不太对劲儿,凑上前去,在他的旁边坐下,摸了摸他的额头,问:“不舒服?我去给你下碗面条,喝了,暖暖身子。”

秀梅刚想起身,林峰叫住了她,“妈。”林峰愣愣地坐着,两眼发直。“艺茹……艺茹出事了。”

“出事了?咋了?”

“这次下部队,从山上摔了下来。”

“摔着了?严不严重?”

“从山上掉下来能不严重?不严重我能急成这样?”林峰不耐烦了,“现在还昏迷,恐怕是瘫了。”

“瘫了?!”秀梅的眼瞪得圆圆的,难以置信地瞪着林峰。“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是的,瘫了。”

“完了,完了,这下完了……”秀梅蒙了,傻傻地坐着,不住地叨念。

沉默,娘俩儿脸对着脸久久地沉默。终于,林峰抱着头,懊恼万分地对秀梅说:“本来这次下部队我是不想让她去的,可她偏不听……”

“行了,现在说什么都是晚了。想了没有?怎么办?”

“什……什么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我的好儿子吆,当然是你和艺茹以后怎么办了,总不能跟一个瘫痪病人过一辈子吧。”

林峰叹了口气,没有答话。

“跟她断了,越快越好!”秀梅态度很坚决。

林峰看了秀梅一眼,说,“妈,你怎么这么说?我跟艺茹一直都很好,四年了,都快结婚了,怎么说散就散得了呢?”看到林峰一